



小學句讀集疏

敬身

四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四

益軒貝原先生鑒定

竹田定直編次

敬身第三註

敬身者敬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

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

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

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術威儀修德

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

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

無施而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於敬也凡四十六章

疏於此而差許文正公曰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本

在二句讀所引之首章句全載之○觀瀾三宅氏曰敬

身言三慎重奉持其身也○註克己之事益軒先生曰

衣服合法飲食中節者克己之事○定直按心術威儀亦克己衣服飲食亦修德恐難分屬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

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

本枝從而亡註與平聲○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

禮記哀公問○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為我而自

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

得以輕而辱之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真氏曰

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

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

訓蒙士註

言為天下後世法故曰模範

疏字彙模範法也

式也○章句曰仰瞻依也景猶言慕也詩言景行行止

之意也模範皆法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註

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敬敬畏怠怠慢滅

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疏大戴禮武

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

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

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書之言曰

云云○合璧曰莊敬之心勝於怠惰之心則一心肅然百

體皆正而無不吉矣怠惰之心勝於莊敬之心則一念既

弛百事皆廢而無不滅矣天理之公勝於人欲之私則凡

事一出於義理之正而無不順矣人欲之私勝於天理之

公則凡事徇一己之私而無不凶矣○荀子曰凡百事之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真氏曰師尚父之告武王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

身

二

則萬善俱立。急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京兆李氏曰：此章言黃帝顓頊之道，且在唐虞之前，與道心人心之說語雖異，而理亦同。兼明畏乃敬之蘊，為明心術之首。○朱子曰：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程子動箴曰：順理則裕，從欲則危。○章句曰：吉順之福也。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義，所以方外也。故朱子明心術之要，而以是為言。敬以直內，則一心有主，不怠慢以喪其守，義以方外，則惟理是從，不徇欲以決其防。敬立其體，義達其用，心術其有不立乎？故為敬身之首，而以下數章推廣之。○註：師尚父史記齊世家註：劉向別錄曰：師尚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敬畏勉齋黃氏曰：敬字之義，前輩云：主一。又云：惺惺。又云：收斂不容一物。要之只說得敬之一路，不是敬之正訓。祇有朱子晚年

道一箇字最切。云敬只是畏，且敬字只得訓做。箇畏字有畏懼，便不敢怠慢。畏字是敬字裏面一條大路。纔畏，便會主一，便會惺惺，便會收斂，不容一物。○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心之私，益軒先生曰：天理是本，於天命之性，人欲是形。氣感物而所生，耳目鼻口四肢之欲也。順天理，故公任人欲，故私。○曲禮曰：毋不敬，儼若

思安定辭安民哉註

母音無下同。○黃氏曰：毋，禁止辭。儼，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

也。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疏：說義曰：毋不

宰處兼身心內外說。○又曰：以敬而著於容，則儼若思焉。其容之著身者，必端嚴凝重，若有所思，以敬而形於言，安

則和緩而不躁急。定，則堅確而不二三。○又曰：嚴字不虛，正神凝氣，定模樣。○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

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為說，則氣象淺迫，無含蓄也。

○藍田呂氏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云見句讀三者正矣。無所往而非正，此脩己以安百姓也。故天下至大，取之

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說義曰安民總是以敬心推之此是實理亦是實事玩哉字有嘆美意不曰民安而曰安民工夫仍在君子上安字根敬來○益軒先生曰中庸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亦毋不敬而安民之意○真氏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治天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曲禮全經曰此古經之首曲禮三代相傳惟此四言為真○定直按朱子論禮記曲禮曰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又曰君子脩其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此朱子言以此四言冠禮記篇首而今取此言連首章丹書之言以置之敬言蔽之曰毋不敬○註毋禁止之辭大學蒙引曰勿者禁止之詞禁止以自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詞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毋忘賓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唐陸氏曰毋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

止意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毋教不可長欲不可從不敬云云至末本出藍田呂氏之言

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註

教音傲長上聲從音縱樂音洛○

女之欲馬氏曰傲不可長必消而絕之欲不可縱必克而止之志不可滿必損而抑之樂不可極必約而歸於禮

疏

正義曰心所貪愛為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縱之在心未見為志凡人有志意

但不得自滿故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為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

文○益軒先生曰教與欲自分明欲與志如何分別曰欲謂耳目口體之欲志人之志志于功名富貴亦人情所不能

無也但其志不害其義是不得滿其志也四者唯教字不可少有蓋教為天下凶德三者人情所必有只節之為

可也樂不可極樂極必生哀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三者並人心之惟危也故須節之節之乃所以執中也○

曲禮全經曰應氏曰矜已凌物曰教其病根則生乎志滿逐物快已曰欲而條暢則發於樂極四者蠹心之蟲賊溺

身之醜毒學者所宜深戒愚謂此四者恒人放逸之常態
身之所以不修也○永嘉戴氏曰傲凶德也一毫不萌
矣而曰不可長欲者禁而絕之可也而曰不可縱意聖人
誘進學者其立訓猶若是其恕乎或者猶曰禮聖人所以
強人其亦不察諸此矣○毛氏信卿曰人皆曰禮所以強
人吾獨謂禮所以適人蓋聖人不能使人人之忘情而能
人之節情不能絕人之情而能制人之情傲不能盡無也
不長之足矣欲不能盡無也不縱之足矣蓋強人以其所
難則又有所不堪且將蕩然無所限隔反自肆而莫之止
故不若即其情而為之制使行焉而自著居焉而自安則
物或牽心不應身或作而心不隨尚何傲欲之有○觀瀾
三宅氏曰諸家註並欠暢當教欲不當有之惡德志樂不
能無之恒情而志之滿遂生教樂之極必溺欲此段自粗
而精剪其蔓以反其根文意相貫尤為親切蓋驕敖之心
人人易生纔失一點檢乘勢漲起學者當察之於此勿使滋
長也欲不可從亦同此意戴氏以為聖人立訓之恕不止
失經旨於字義亦為疎甚志謂凡有所規圖營求以期於
成者也大抵人情所期纔成則揚揚自得之色與氣相乘

而不知休是宜戒也○費氏曰此四戒者皆所以持其敬
也傲長則忽易而無所畏欲從則流蕩而不知反志滿則
驕惰而不加脩樂極則荒惑而無所覺有一於斯敬不存
矣此君子所以亟言其不可也○註謂飲食男女之欲禮
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章句
曰欲謂飲食男女及凡所嗜好之欲
賢者狎而敬之畏

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註狎音合○狎謂素親狎安安謂安其安朱子曰此言
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

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
安而能遷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
疏朱

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
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則是以貌恭
而情親也又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己之愛憎或出
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
此而廢彼也又曰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為文言
衆人所不能惟賢者乃能之耳舊注非是○定直按益軒

先生曰此言賢者之行非謂待賢者欲如此蓋據朱子之說而言諸家多以二句作待賢者說恐非是○章句曰安安謂安其意於所便安處○定直按新說謂下安字正是理之正而為人心所安者安○安己是善能遷處更盡善似甚深了○章句為穩當○鄭氏曰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咎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孔氏曰晉舅犯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云云○陳祚曰凡有積蓄而能散施以賙貧今日安此所安而能慮患以從義是皆衆人所不能賢者乃能之而可以為法者○說義曰六句上輕下重而字皆轉辭○參新曰首兩而字要玩中兩知字要玩末兩能字要玩○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賢者中庸處在這幾字見出

母求勝分母求多註 難去聲分平聲○苟苟且分分財很危授命也母求勝忿思疏戴氏曰苟者自恕之辭又曰積難也母求多患不均也而能散臨財毋苟得分無求多皆為財利而言此人之所甚病者故三言之也○孔氏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為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

定直接孔疏以其甚者言之耳所謂難者不但此也如患難相救之類亦皆是○說義曰財與分相近而不同財則無故之獲分則應得之物難與很相近而不同難則大節之所係狠則一時之怒○參新曰君子立廉養勇懲忿窒慾之學上兩臨字與下兩求字要着士人平時都能談廉勇之守到財與難當前便要肥家保身了所以臨之時難決也亦能談懲窒之養但很與分一至便要怯心盈願了所以求之心難化也夫惟母之則裁之以義而得之矣○藍田呂氏曰趨利避害人之情也雖君子亦然特立於義而不苟也義可得則受義不可得則不受則得不得有義矣義可免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則免不免有義矣君子所趨惟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又曰很者與人爭者也君子無所爭犯而不校而已故不求勝也又曰分者與人共者也如勞逸憂樂方與人共而獨求多焉是自私也道途也○定直接分只是分財如呂氏是推廣說耳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註 質成也事有疑則闕之不可以已意斷也朱子曰兩句連說為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

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
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也
曰質成也彼已俱疑則已無得成言之○問註云毋得成
言之何朱子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註文謂彼此俱疑不
要將已意斷了○章句曰質強正之也○衷告曰質是自
是而不肯問人而不肯舍已○說義曰天下事信以傳信
疑以傳疑原自欺不得但有揣心者多執已見而不肯問
久有忌心者又懼形已短而不肯舍已又曰勿有是勿有
其質也二句一反一正串看為是一是未問時戒其不可
如此一是已問後勉其當如此做一意看則心虛理明而
疑自解矣此去疑之訣也○章句曰此一章申敬義之義
○註兩句連說為是朱子之言出儀禮通解問直而勿有
亦是上意否朱子曰是從上文來都是教人謙退遜讓○
觀瀾三宅氏曰直而勿有註中所引朱說恐似不瑩蓋直
者是是非可否據所見之實而陳說之也有者固執而自是
也凡有疑之事不宜斷以已意信口胡說如其是非可否
有有所證而莫疑者則須據實而陳說之第不當固執而自是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答顏淵問仁也朱子曰

止之辭又曰但有些箇疏論語顏淵○直解曰視聽言動
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朱子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
非禮也○勿字解見前毋不敬條疏○朱子曰非禮勿視
勿聽勿言勿動○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
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不同如
非禮之色若遇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翼註曰如非禮勿
若入耳便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翼註曰如非禮勿
視非已視而後禁之亦非目不視之而已○勿有視之心方
是餘倣之○講述曰非禮勿視不可謂非禮之色勿視謂
當視時少有非禮之念頭即禁止勿萌了○聽言動倣此○
章句曰所以勿視聽言動者敬以為○出門如見大賓使
之也主也覺其非禮而勿為焉義勝欲也

民如受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答仲弓問仁也出

以持己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以及物也。**疏**論語顏淵○左傳曰出門如賓

生曰出門人易忽處使民人易慢處○講述曰見賓則冠裳在前誰敢放肆承祭則神明在上誰敢怠玩此皆人心

所必敬者若出門則舉止由我前無所拘未有不自驕者使民則操縱由我上無所畏未有不自驕者能於出門時

常檢就如見大賓時一般則無地不敬可知故舉此兩句常畏就如承大祭時一般則無人不敢可知故舉此兩句

為操心要法○章句曰如賓如祭敬也不欲勿施以心言為恕以事言則義也○註敬以持己云云恕以及物也朱

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居處恭執**心德全○蒙引曰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註**處上聲○此答樊遲夷狄北狄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

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疏**論語子路○翼註曰居處不全是靜所稟之資而發也

指獨處凡臨民按物身所安頓處皆是○狐白解曰敬事在此心亦在此也○講述曰恭敬二字並言之一主客一

主事獨言恭則該敬敬則該容恭敬原無甚別但居處以持身言故曰恭執事以操心言故曰敬○翼註曰忠是以

實心待人不是外合中離的意思○存疑曰居處恭持身之敬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也故又曰則心便一執事

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上說即道千乘之國章敬事之敬也忠該得信為人謀而必忠此忠也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此忠也○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在中國是這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道理○註蔡氏

名模字仲覺朱子門人○觀瀾三宅氏曰大抵小學引詩書語孟皆須淺淺說去纔涉艱深大失蒙養之道所害非

細也是本註之所以為得其體而陳註雖非不知其意不免時有出入至諸家註皆然此段顏淵仲弓問仁而夫子

之答各因其資者亦當就論語本章論之非在此篇之所宜議也陳註收蔡說非也此類猶多不暇逐處辨明讀者

焉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焉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則里行乎哉註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猶音麥○此答子張問行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篤厚也篤敬厚而敬也蠻南蠻猶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里乎哉疑辭

疏

論語衛靈公○講

述曰言必由中是忠言必可復是信○存疑曰篤厚也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篤于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敬是敬事而信之敬凡事戒謹恐懼惟恐失之不放肆也○觀瀾三宅氏曰篤敦篤之謂說為接物忠厚者誤也

當以中庸篤恭兩字參看○章句曰乎哉疑詞言其決不可行也○存疑曰言忠信行篤敬則誠能動物足以感人

故蠻貊之邦行矣曰蠻貊之邦舉遠以見近也○蒙引曰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知則里不行況於蠻貊乎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

真氏曰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敬○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註

難去聲○朱子曰視無所

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

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疏論語季氏○益軒先生曰此章專言反身脩省之學

○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

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

所以思矣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譏邪所壅蔽若思明知

聰便須去其壅蔽○存疑曰視思明聽思聰二件雖列於

九思却是大綱故列於首二者失職其餘皆苟矣故書只

言視聽惟明聽德惟聰○蒙引曰色思溫所謂其溫如玉

也貌思恭惟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

事思敬執事敬也疑思問必解其疑也忿思難忍小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

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

理○四書語錄曰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義

工夫關一不得若於視聽前一步工夫說得深微徹切矣

而狀却臨幾一節工夫處便欠密實看程子九思各專其

一此意自分明○朱子曰九思即是涵養本原○四書語錄曰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着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又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存疑曰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又曰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音佩○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猶即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

疏論語泰伯○存疑曰道字是全造次顛沛之違者也

疏體字所貴者三一是就中擇其緊要者言○緒言曰貴道者三言君子之重乎道者有三事言此三事不可不合乎道如容貌無暴慢是容貌之得其

道也動容貌便要速暴慢正是貴乎道也斯字甚緊言不可不如此正是其貴乎道處道字正在容貌三者上三

者之當然處即道也○蒙引曰道字該得廣所貴者三事而已動正出三事無工夫善惡未分直至遠暴慢上方見所貴乎道之意又曰容實而貌虛此以一字累著力○定直按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於氣此氣則養氣之氣○翼註曰動正出三字俱不著力惟正累有意味動出二字全無緊要然可貴亦不在正而在信也○註粗厲放肆凡陋講述曰粗厲是不和放肆是不敬屬非嚴厲謂疎率也放肆如箕踞之類鄙凡陋也其失小倍背理也其失大○朱子曰如人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

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註好行並去聲○踰越也節謂上下之等也三者禮之所禁也修治其身踐行其言

二者行之善者也然禮之實亦不外是矣

疏禮不三句說義曰節者分

有等級如竹之有節○本註曰禮以辨尊卑等級故不踰節度禮主敬自卑而尊人故不得侵侮於人習近而不加敬則是好狎○永嘉戴氏曰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禮者節文之謂也故禮亦謂之節猶規矩防閑不可越也書曰德盛不狎侮故狎侮人者皆德薄者也數侵侮人而好與人狎不特失人必且失己其為無禮也大矣○定直按不踰節者不踰閑之謂本註取正義之說尤是衷旨曰徇人以非禮之恭此專作過禮節看恐不然又按新說謂踰節僭上侵侮凌下好狎是平交不以禮恐似鑿又按三句三平合璧以主句作主說雖切亦恐鑿○脩身二句衷旨曰言行者禮之本一有不善則無本不立禮不虛行也○滙澤陳氏曰人之所以為人言行而已○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故曰禮之質也○永嘉周氏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為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金華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為首然容貌辭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為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下歷陳夫長傲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

夫事賢交衆持己接物之道凡皆所以修身善行而不欲從事於空言焉是所以為禮之質也不反之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樂記曰君子聽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

口心知百體皆歸順正以行其義註隱音咸辟音僻○女

者也淫樂慝禮禮樂之不正者也○不留聰明謂不停於耳目不接心術謂不入於念慮緣從也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内外交致其功而已茲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如是則小功畢矣疏禮章句曰茲聲淫聲亂色邪色也淫樂淫蕩之樂慝矣疏禮差舛之禮也不留聰明耳不聽茲聲目不視亂色也○真氏曰淫樂如鄭衛淫哇之樂慝禮如委巷猥俗之禮○觀濶三宅氏曰慝者心中所藏之惡也故慝禮謂

巧言令色足恭之類致飾於外而取媚於人者真氏說為委巷猥俗之禮不當○定直按愚只是叔憲之愚與修愚辨惑之愚較不同蓋愚禮與淫樂相對以儀節言如禮弓所謂小功不為位也者委巷之禮也之類是也如今委巷猥俗之間自有非禮之禮可醜之甚者便是愚禮矣如夫巧言令色取媚於人只是禮貌足恭耳不是禮儀曲折不與淫樂對過況且此章制外養內之意人若習俗間非禮之禮則尤害於心術故以為戒如巧言令色內不正而致飾於外却是由內形外恐非本章之旨真氏之說未必不是○前漢禮樂志註師古曰術道徑也心之所由也○嚴陵方氏曰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外深淺之別也○章句曰心知心之明也順順理也正正道也行其義行其所當行也○觀濶三宅氏曰心知猶云意慮章句說為心之明過重○大全曰百體舉一身而言○吳郡范氏曰大抵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其微而形於舉錯者弗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註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

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疏論語學而○雲峰胡氏曰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

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學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學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朱子曰

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求安飽則未免有差

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張氏曰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

其為就正一也○註勉其所不足云云中庸○管仲曰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如疾民之

中也註欲也流謂水之流畏威如疾懷刑之君子也從懷

如流懷惠之小人也見懷思威畏則君子不畏則小人矣疏國語晉語○合璧曰威禮
犯之如畏疾病而自然不敢為惡民即人也言人之上品
者也○章句曰懷意所懷之欲也流如水之流不可止也
○益軒先生曰句讀懷為貪欲案字書無此訓只訓念章
句較優○章句曰此一章言能敬義與不能敬義相去之
縣絕○警人當以民之下為戒也○註威刑法也章句曰君
子畏刑之加已如疾之加身所以能敬義而持身應事無
一缺失以遠罪也○定直按本註解見懷思威曰威畏也
見可懷則思可畏二威字同言可畏兼天威人刑在其中
○觀闡三宅氏曰畏威句讀好合璧不當今說為兼天威
人刑者亦似不穩以三民字看之說為刑法者為勝大抵
謹守國憲是君子篤厚意
思不可必將天威來為說

右明心術之要註

凡十章

疏合璧曰從古帝王聖賢脩
格致誠正之學術然學術尤自心術始故此敬身十
二章俱皆以正心術為要所謂大學教人之道端不

外是○京兆李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
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夫明心術一十二章而
首之以丹書之戒者以敬對怠而言明敬有畏懼之
義也次之以曲禮一章明敬乃禮之本兼陳敬之目
也次之以論語六章皆明涵養本原而以敬為主也
次之以子思子曲禮樂記論語三章亦明持敬之功也終之以
管子之言者直指畏之一字實又初學持敬切要
工夫也為小學者賴此以始為大學者亦不能無賴
乎此以
為終也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註

冠去聲○冠義禮
記篇名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疏說義曰禮義不平禮以義
冠者成人之道故以是責之起也○參新曰禮義是平
字無其分析故后只說個禮之始也不須更著義字○定
直按義字只是禮中之義故禮記下文云冠者禮之始也
而不著義字又按示蒙句解云禮之品節儀文皆有義備
焉故言禮必連言義字者多矣○益軒先生曰曲禮云鸞

鵲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言有禮義則為人無禮義則為禽獸尤所不可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

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

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註順謂順理

疏

藍田呂氏曰容

體者動乎四體之容者也顏色者生色見乎面目者也辭令者發乎語言而有章者也三者脩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於斯三者不可以不學古者教子能食教以右手至十三學舞射御則養之有素矣養之久則安安則成故至于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矣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唯備此三者然後可以明人倫人倫明然後禮義立而後可以為成人○本註曰人為禮以此三者為始三始既備乃可以求三行也○說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為其有是禮義耳而禮義不過敬身以明倫而已吾一身禮義之所關也

及夫容體正等則動容中而後禮義寓于吾身者全備而無缺矣禮義備可以之而敘倫矣○正誤曰禮義之體雖具於人心然其用之行莫先於一身故其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馬氏曰正容體斯遠暴慢矣齊顏色斯近信矣順辭令斯遠鄙倍矣○納蘭成氏曰此曾子臨啓手足之時所以告孟敬子者也君子之道三終身守此而已故下文曰禮義備則正之齊之順之非禮義之始與馬氏其知之矣○嚴陵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又曰君臣存乎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大全曰禮義既備由是推之以正君臣而上下之分定親父子而慈孝之道隆和長幼而宗族之禮治三者既盡則禮義立矣○參曰以正君臣以字有意脩身是禮義始初處身既脩便從此敘彝倫故接一以字這以字不是對在子字的不平重在臣子幼一邊○新曰以字分明是以此禮幼字不重平在臣子幼一邊○益軒先生曰禮義立應上文禮義之始○京

○兆李氏曰首一章明威儀禮義之始○曲禮曰母側聽母

噉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效髮

母髮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註母音無噉音叫倨音句

褻音牽○側聽側耳以聽也噉應高急以應也淫視流動

而視也怠荒容止放縱也遊行也倨傲慢也跛偏任一足

也箕兩展其足如箕也伏覆其身也髮髮也言垂如髮也

免脫去也袒露臂也褻揭也袒衣所以息倦褻裳所以取

涼凡此數者皆不敬也敬疏耳定直按母側聽淫澤陳氏謂傾

身之要禁止乎此而已從之其說平易且與下文文字例相合似宜從古註謂側聽

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此說蓋據曲禮上文有屏而待之

語故如此解然恐涉鑿又按古註及藍田呂氏謂此侍君子

之法亦恐不然如所謂寢母伏安得侍君子而寢卧乎此

只言平居持身之敬耳○哀告曰此君子之持身無事而

不致其敬也母側聽頭容直也母噉應聲容靜也母淫視

目容端也母怠荒身容肅也足容重故游母倨立如齊故

母跛坐如尸故母箕寢不尸故母伏正其衣冠故斂髮母

髮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褻裳總之是母不敬如此母側聽以

下是藍田呂氏說而原欠寢不尸二句○永嘉戴氏曰甚矣

人情之不美也安於四肢之急惰不樂於衣冠之拘束起

居坐立惟其便安而已矣然而人之常情終日袒楊箕踞

而肢體頽墮若不勝其勞終日衣冠佩玉其始雖勞而終

也身安體舒夫然後知禮者筋骸之束所以安乎人情而

便乎其身也以此教天下其有傲慢放逸之禍乎○廣安

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

君子治身未論其他獨於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

斂髮母髮正義曰古人重髮以繩韜之註不使垂○註髮髮

也髮字彙大計切髮髮也髮少則以髮益之註亦作髮○註觀

瀾三宅氏曰按詩禮註髮即髮也編髮為之覆被頭首其

未垂餘婦人祭祀所用漢時步搖其遺象也步搖在首之

時行步搖動由是觀之其制略可想見○定直按觀瀾子

與衛風所謂不屑髻者益髮少之髻不同然祭祀○登城所用亦將他髮為飾其益自己頭髮之意則同矣

不指城上不呼註

呼去聲○指則感人之聞

疏方氏曰城者士

見者眾故也○疏意曰

將適舍求母固註

母音無下同

城高衆人耳目所屬

館也有有所求而堅欲

得之非為客之道矣

時或無○黃氏曰求母固註義訓固為舊常者義或迂也

俾昧者觀之謂不可求舊常而可求新異哉蓋求母固者

謂凡求物於主人母固母必隨其有無則厥義似當○章

句曰求求必入舍也主人或有客或有他故勿得固求入

也○益軒先生

曰章句說較優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

不聞則不入註

上上聲屨音句聞音問○陳氏曰上堂升

人脫屨在戶外客雖眾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

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

是密謀故不入也○古者疏吳郡范氏曰將上堂則揚焉

即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

者即席脫屨於戶外惟禮會尊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戶外

二屨言而不聞必有二人密語也○此與正義說同與句

讀不同○饒氏曰此言入室之時見二屨在戶外知有他

客客多則屨多二屨只一客又言不聞恐有私議須迴避

不○疏意曰二屨乃設辭云二屨則三屨以上可知聞

字屬言者不屬聞者聲徹曰聞言聞則入輕只重下句○

此與饒氏不同○註古人脫屨至末此取陳氏集說全文

○集說補正曰竊案此本熊氏說也禮賓主敬體則二屨

在戶外鄉飲酒云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是也若尊卑不

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少儀云排闥脫屨於戶內一

人而已矣是也見孔疏文此記云戶外有二屨不言戶內

有二屨則室內只二人明矣何以知其必有長者一人而

共為三人乎或曰離坐離立母往參焉若二人在內聞言

則入是離坐而往參之故知必三人也見熊氏說曰禮所

謂離坐母往參者謂同在室內坐各有位見人有兩兩並

坐者而往參之恐干人之私故君子戒之非謂戶內有二

一屨則并戶內一屨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

是密謀故不入也○古者疏吳郡范氏曰將上堂則揚焉

即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

者即席脫屨於戶外惟禮會尊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戶外

二屨言而不聞必有二人密語也○此與正義說同與句

讀不同○饒氏曰此言入室之時見二屨在戶外知有他

客客多則屨多二屨只一客又言不聞恐有私議須迴避

不○疏意曰二屨乃設辭云二屨則三屨以上可知聞

字屬言者不屬聞者聲徹曰聞言聞則入輕只重下句○

此與饒氏不同○註古人脫屨至末此取陳氏集說全文

○集說補正曰竊案此本熊氏說也禮賓主敬體則二屨

在戶外鄉飲酒云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是也若尊卑不

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少儀云排闥脫屨於戶內一

人在外者聞言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局視瞻毋回戶開

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註

○奉音捧局古螢切

主人之戶也視下不舉目也局門闔木也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局然雖視瞻而不為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

疏

嚴陵方氏曰視以下之

面則教豈非以下為敬乎視近而瞻遠視詳而瞻略雖或瞻或視不可回旋惡其掩人之私也○本註曰奉局謂應

小啓之以兩手奉中戶置局處敬也○范氏曰拱手當心以向戶局○示蒙句解云置局之處自當心戶開則拱手而

入闔則徐徐開之而入俱如奉局然○范氏曰以上皆是

不欲掩人之私其事雖小最為曲禮之要使心術不正者

處之必將潛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瞻四顧為睚眦覘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其微而形於舉措者弗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

君子致嚴如此者以母踐履毋踏席握衣趨隅必慎唯諾

註

踏音迹握苦侯切唯音委○此即席之儀踐履踏他人之履也踏席躡他人之席也握揭也陳氏曰欲便於坐

故握之趨隅繇席角而升坐也唯諾

疏

滙澤陳氏曰母踐

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踐履先入者所脫之履也握衣與論語攝齊同○朱子曰母

於席後乃得當己位上蓋以前為上後為下也○呂氏

曰握衣趨隅必慎唯諾不敢為賓聽役於先生長者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註

齊莊皆切遯音

也燕居之容齊遯謹

飾也敬所尊之意

奢○滙澤陳氏曰齊如夔夔齊栗之齊遯者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者故加敬○說義曰舒遲不專言燕居只無尊

者便然是常時之容主于和而下句面尊之容加乎敬上下是相因語註中加字和之中而又加以敬非平居惰慢而

見尊者始矜持也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

也直不傾側也肅似不怠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即此便是涵養

本源
疏是九容也○說義曰此泛言君子一身之容不屬不可徒在容上說○章句曰九者皆舒遲之意也○擊蒙要訣曰足容重不輕舉也若趨于尊長之前則不可拘此

手無事則當端拱不可弄手撫物○註德謂至氣象涵澤陳氏曰舊說以為如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不倚嚴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觀闢三宅氏曰應氏以德為有德氣象頗似暢但非說古禮經之口氣不從古說之為穩也又曰本註取古註為是本註云德者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之形也涵養本源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

藻九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或問九容九思朱子曰即此是涵養本源這裏不是涵養更將甚物涵養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註齊莊皆切○尸以象神齊

也
疏本註曰尸者神象如尸則其莊可知齊者致其精誠之至如齊則肅而靜可知○陳祚曰齊非祭前齊戒

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為法○定直按滙澤陳氏引孔疏曰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成納蘭駁之謂祭前有散齊致齊人皆知之不知祭時齊敬之容亦齊也故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祭前主祭者齊於適寢有坐亦有立祭時齊於廟中有立而無坐鄭氏謂立如齊齊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其義精矣孔氏亦云立者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人之倚立雖不祭祀必須聲折屈身如祭時之齊也陳氏引疏文而改為祭前誤矣○程子○少

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註窺覷人隱處狎與

識之過失為戲侮之疏不窺密合璧曰不窺觀他人隱密容色皆非厚重之事疏之處嫌於察人之私也○不旁狎集說補正曰旁如旁求俊人旁求天下之旁廣也○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說義曰人亦有可狎者但泛與人狎則非所狎重旁字不重狎字○定直按說義說好納蘭成氏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此之謂旁狎此重狎字恐非旨矣孔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賢者狎而能敬雖聖賢亦未嘗不有狎矣○不道舊故合璧曰不言舊故之非宜隱人之過也○章句曰舊故謂己往舊事言之必論其是非恐人厭聞且或於人有妨也○儀禮通解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是也○定直按舊故依舊做宿事說為優納蘭成氏云故舊不遺在彼不失為厚我若向富貴人稱述故舊是有二千澤之心且為不入耳之談也故戒之此說恐不是如我貧彼富則其不可稱道固然矣若夫我富彼貧及彼我同貧富豈亦不道耶○不戲色滙澤陳氏曰戲色非必見諸笑言外貌斯須不敬則色不莊矣○章句曰窺觀人之

隱處泛與人褻狎言故之是非作戲侮之容色皆非謹重之道也○註狎與人褻狎定直按示蒙句解謂上狎字當誤宜據朱子語類小學集解等作泛字泛即旁字之義依此說則上句窺覘亦是連綿字而四句文理為順章句亦作泛字句解母拔來母報往註音赴○拔報皆疾也朱子說似可從母拔來母報往註音赴○拔報皆疾也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疏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猶云其就義若熱其去義若渴言人見云云下文見句讀○曲禮全經曰拔讀作跋報讀作赴皆倏忽急疾之意言人情來往當有漸次不可倏忽轉移向背此奸宄傾覆之徒也○觀瀾三宅氏曰勿拔來勿報往朱說及全經並好但語欠瑩徹蓋言人情往來當有漸次輕薄之人往往驟然就求親暱復忽然去為離疎此士君子所當戒也○疏意曰喜事者多拔來而功則難繼無恒者多報往而績則鮮成故兩戒之然進銳者必退速此又相因之失也○參

曰拔來指心，不指力言，言人有躁進之心，這點心一起，作爲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一不如此，意便消阻，困頓把前功盡棄了。進銳退速，機寔相須，而勢所必至者，故戒之。○注火急去做章句曰：火急去做，拔來也。速去之，報往也。○其進銳者其退速見孟子盡心上

母瀆神母循枉母測未至註

神敬

鬼神而遠之也。母循枉，過則勿憚，改也。母測未至，不逆詐，不億不信也。疏曰：瀆神，曲禮全經也。母測未至，不逆詐，不億不信也。氏曰：神明正直，當敬而遠之，不可瀆慢。○母循枉，滙澤陳氏曰：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章句曰：枉，邪枉之事，不可依循而爲之也。○本註曰：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方氏曰：枉而復循之，則非所以改過。左氏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也。○觀瀾三宅氏曰：本註從古註，併句讀，皆不當。此句須貼母瀆神一句說，不可泛爲改過之事。枉謂邪左之道，如神性妖魅，祈禳蠱咒之類，蓋言神則敬，勿瀆至邪，惟之說則當正義，不曰勿徒求隱僻而信從之也。母測未至，亦戒用意，聘知事求奇中，其意正與戒信邪尚妖者相承，若以循枉爲戒，憚改義雖可通，而其意泛漫，不相照應。

訾衣服成器母身質言語註

訾音子。○訾毀也。人之衣服

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訕也。定直按本註曰：訾，思也。成猶善則闕之，不可以已意斷。疏也。思此則疾貧方氏劉氏並從

之恐不如句讀○滙澤陳氏曰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自我質正恐有失誤也○衷音曰衣服成器在人者言語在己者一為非人之心一為是己之心故當戒之○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

不親指註

朱子曰內顧回視也三者皆失容○此章記孔子升車之容疏論語鄉黨

記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馬式視馬尾顧不似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揜人之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又曰立視五馬者立視平視也馬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觀瀾三宅氏曰此引論語亦說為乘車禮節而不可不為必論至孔子升車之容但下條鄉黨一節不引孔子則不成文然其意亦取孔子所行以為鄉黨朝廷之禮式耳此小學之讀法也○定直按觀瀾說好如後章席不正不坐寢不尼皆倣之○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茲註○音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於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於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疏衷音曰此凡視之禮可以觀人蓋人之精子之所以慎也○神係于目故目之所視即心之所注君子之所以慎也○本註曰教慢也教則仰憂則低側頭旁視心不正也○觀瀾三宅氏曰呂氏之說過深衷音觀人之說說涉泛此宜就心氣上而看言心與形相應而目之與心相應尤切故視高則心氣仰而教視下則心氣低而憂視傾則心氣流而邪所當以視為傲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執玉參見○孔氏曰凡視過高則傲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執玉卑其容俯替也故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之禍傾側也旁視流目東西則○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似有姦邪之心也○

能言者註

恂音荀○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所在故孔子居之疏貌論語鄉黨本註曰恂恂信實溫恭之其容貌辭氣如此○或問恂恂朱子曰以詩書訓詁

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邢昺正義曰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洪武正韻如字與然字同如形容不盡之意○存疑曰恂恂如也又曰似不能言者以足上句之意也與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相似○又曰恂恂必是寡言故下曰似不能言非不能言似不能言也○翼註曰恂恂二句連看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恂恂而似不能言實觀註將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入實意發在弟之分故謙卑遜順當如此○緒言曰蒙引以恂恂二句一意相連皆兼言貌說存疑則以二句俱就言上說謂恂恂只作辭氣說容貌在其中以信實為不能言愚按以不能言句兼貌說似未安若存疑恂恂句亦以辭氣說則下句似贅贅觀註云容貌辭氣如此則上句為貌下句為言自是言語簡默愈以見其信實二句一氣相連也○定直按緒言說似與朱註合存疑作辭氣說者亦似佳觀瀾曰存疑不與集註同緒言為是○註信實之貌存疑曰貌字虛蒙引曰狀釋字義之法當如此也或者於此認作容貌悞矣○定直按存疑說尤好然以上句為貌者原來與此貌

字不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註

朝音潮下同便平聲○朱子曰便便

辨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在言不可不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疏曰其指孔子○翼註曰便便言句重惟謹爾句輕但謹而不放耳未嘗不言也○存疑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在出父兄宗族之所在非為人子弟者得騰其口說申其所見之時故似不能言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在為人臣子當盡其所見以正其是非非崇鉞默之時故便言似不能言者子弟之禮便便言者臣子之恭各有攸當非偶然也○註詳問極言蒙引曰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翼註曰詳問屬禮法極言屬政事○講述曰宗廟禮法所在朝廷政事所出我有臣子之分故當盡言如此但不敢放耳○定直按緒言云集註詳問二字據入太廟每事問此說固是又謂入廟初一次如此非每入必問也便便辨也禮法有未合處則明辨而訂正之不必以詳問為便便也此說恐不是蓋朱註詳問偶因聖人入廟一時之事實而言之耳問與言皆言也問而詳之言而極之便

便而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註

言也○朱子曰此君未視朝時也侃侃剛直也誾誾和

悅而諍也○此章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疏存疑曰下大夫與己平等者言可以直遂故侃侃當言

則言無委曲也是正辭斷義意思上大夫尊於己者有

不是處亦當諍但要和悅蓋雖當言但委曲言之○朱子

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我義理之正又

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盡遂至於上大夫

之前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

露得盡也○註此君未視朝時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

之知此爲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

剛直輔氏曰剛直謂能守理義而無回屈○觀瀾三宅氏

曰剛直謂辭氣剛嚴而直實也不必說至守理義也○和

悅而諍陳氏曰先言和悅而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

則不詭隨矣○翼註曰此諍字不是彼有失而我諍之只

寓直於和○孔子食不語寢不言註朱子曰答述曰語自

便是諍

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

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疏論語鄉黨蒙引曰食謂正含哺

不語雖問不答也不言不自發言也○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

中可惡寢息宜靜故不言○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

其事而言之○存疑曰食不語雖人說起亦不與語也寢

不言雖有入在亦不自發言也蒙引曰寢不言也是不與

人言不是都無人在只在只我自說得好○定直按答述自

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下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觀瀾三宅氏曰句讀引謝氏其說過深非小學正旨說見上

必變見冕者與替者雖褻必以貌註

齊音咨義音摧替音古義音屑○齊衰喪

服也狎謂素親狎變謂變其容色冕有爵者替無目者褻謂燕見貌謂禮貌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疏曰變變其容色而哀之也○本註曰冕各有制貴者之盛服也○講述曰褻是私見之地非大廷廣衆之所褻必以貌非褻可知○說約曰狎以人言褻以地言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

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

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

疏

合璧曰送死之凶服者○集註人惟萬物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前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註民數周禮秋官司

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今戶籍也歲登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

之登于天府○**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註**

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色興起也皆所以敬天之怒

應氏曰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也○嚴陵方氏曰孔子迅雷風烈必變

疏

玉藻篇

蓋禮然也

論語曰寢不尸居不容註

朱子曰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

容儀○此章疏論語鄉黨正義曰尸死人也言偃卧四記孔子之事○疏布展手足似死人上孔子則當敬屈也○定直按正義詳明朱註畧尸字本訓只釋此章所用之義耳○論語集註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中大是也○厚齋馮氏曰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檢○正義曰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朱子曰遜思遜曰睡欲踧覺

則舒引夫子寢不_レ尸_レ爲證○_{〔註〕}尸謂偃卧蒙引曰朱子曰女生必偃男生必伏可見所謂偃卧似死人者非謂覆卧也朱子之○**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_{〔註〕}朱子曰燕

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疏**論語述而圖解曰燕居不必是獨處只與羣弟子燕之天如物之生意暢悅天然潤澤也○_{〔疏〕}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故以容言天有形容不盡之意○_{〔疏〕}直解曰凡人在閒暇之時有急情和悅之意故以色言○_{〔疏〕}直解曰凡人在閒暇之時有急情放肆的便是褻其威儀有矜持矯飾的或反過于嚴厲皆非盛德之氣象也惟吾夫子在閒居無事之時以四體則從容舒展而畧無拘迫何其申申如也○_{〔疏〕}朱子曰學者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_{〔一〕}個和樂纔嚴肅則自和樂纔○**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

不立_{〔註〕}肱故橫切○_{〔疏〕}肱臂也不橫肱爲妨並坐者授以物與人也不跪不立爲不便於受者

本_{〔註〕}爲煩尊者俯仰受之○_{〔疏〕}方氏曰少儀言受立不坐受特授尊者如此雖授卑者亦然○_{〔疏〕}定直按本章及少儀授受恐並通尊卑而言句讀似優○**入國不馳入里必式**_{〔註〕}吳氏曰國國都

不馳者恐傷人也二十五家爲里式_{〔疏〕}本_{〔註〕}曰馳善驅人說見前章必式者恐里中有賢人也_{〔疏〕}本_{〔註〕}曰國中人

民駢集之地故不可馳所以爲愛物之仁○_{〔疏〕}孔氏曰入里而式不敢慢衆也○_{〔疏〕}本_{〔註〕}曰不誣十室○_{〔疏〕}孔氏曰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_{〔疏〕}少儀曰執

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_{〔註〕}如入虛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虛室_{〔疏〕}陳氏曰此言君子之心致敬于人最親切此便是_{〔疏〕}疏_{〔註〕}袁旨曰此言君子之心致敬于人最親切此便是

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入_{〔疏〕}虛猶有人

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沉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虎猶
如有方人沉於有入之室而敢怠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
門如見大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註

實者此也○佩玉比德也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
徵音止○佩玉比德也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
互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偶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
泥玉藻○古註君子士已上也○滙澤陳氏曰徵角宮
矣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為動作
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
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與方
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
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
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補正
曰集說既取註疏又取方氏義非不具然草廬吳氏之說
更明云徵謂聲中林鐘律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
羽則中南呂也林鐘為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
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為宮陽聲之始故居
左宮三變生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

不用商調也方氏曰孔氏謂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
育之氣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溫也於五行為金金
之性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偃旌於
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定直按補正所載草廬吳氏之說
為明白但不用商之說恐未必然周延平謂左右各具五
聲特右以角徵為均左以宮羽為均樂之有均猶人之有
主商臣也不可以為主此說似較優句讀不用古說以為
必求其義則泥矣似穩妥然其言互文恐未然饒氏日記
者互文遺一字商音次濁當與右徵角一處此亦難從觀
瀾曰諸家恐鑿句讀似穩○註佩玉比德孔氏曰按詩秦
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聘義曰溫潤而趨以采薺行以
澤仁也至浮筠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

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
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
之心無自入也註

齊音慈還音旋中音眾辟音僻○自絲
也通上文而言君子以禮樂養其心故

非違邪辟之心無絲毫而入也朱子曰周旋是直去了復回
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
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陳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曰趨趨則
歌采薺之詩以為節路寢門內至堂曰行行則歌肆夏之
詩以為節進退而前則其身畧俯故曰揖退而後則其身微
仰故曰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聲鏘然而鳴焉
驚和皆車上之鈴也方氏曰心雖在內有
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
疏趨以采薺本
篇名趨時歌以為節○肆夏本註曰登堂之樂節○安成
劉氏曰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
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楚茨也
○真氏曰采薺即今楚茨之詩肆夏即今時邁之詩○周
頌時邁朱傳曰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
之語而命之也○觀瀾三宅氏曰以下時邁詩有肆于時夏
之語故知肆夏之為時邁也無疑矣但今楚茨之篇內不
見采薺兩字劉真二說未詳所本蓋以聲之轉而言之也
第采薺與采薺聲之相似益近焉而其辭則並用壽考福
祿之盛據今觀之其誤采薺為采薺亦不可知也然是等

名物訓詁之類後世強用臆決非讀書之旨聊記以存疑
爾○定直按劉真並以采薺為楚茨或有所本未之考矣
三宅氏疑其為采薺未知其然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但
兩字形相似而聲不相近其言聲相似者偶然悞爾如所
謂名物訓詁不用臆決者可謂知言矣○說義曰自路寢
門外至雍門地稍廣則行宜疾故趨趨或過于疾則歌采
薺之詩以為節蓋采薺曾孫所以告于先君揚于祖廟詩
之和緩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緩者歌之此皆
行之或過于緩則歌肆夏之詩以為節蓋肆夏天子所以震
疊諸侯式序在位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之此皆
和之樂也○曲禮全經曰采薺肆夏鐘鼓譜之名皆鐘
鼓奏之也○周旋中規本註曰反行也宜○折旋中矩
本註曰曲行也宜方○孔氏曰反行謂倒行反而行假令
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
曲折東嚮西嚮也○驚和淮澤陳氏曰常所乘之車驚在
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驚在馬鑣也○漢書五
行志註以金為驚鳥而銜鈴施於鑣上○嚴陵方氏曰以
驚以見和之為和曰和以見驚之為唱驚以體言也和以

用言也以驚和之聲美故因取象焉○本註曰以君子恒
聞驚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也○西
山真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所不至也佩玉
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驚
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
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尊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
之而所以榮惑斷喪者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尊
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
僻無自而入矣○章句曰此一章通結一篇之意○註陳
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云云寢堂室也正寢曰路寢次曰
燕寢凡居室皆曰寢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應門居其一也
○方氏曰云云此論心入字此語上原有心內也而言入
何哉數字又此語下有故得入言焉數字○曲禮全經
曰非僻之心無自入者心本清明無物若物欲混之則亂
矣湛子曰非心之萌自內感也觸於外感乎內斯主之矣入者主之故也○射義曰射者進退
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註

還音旋行去聲○射義禮記篇名方

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揖讓之容內志正然後持弓
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
故其巧能中○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曰可以觀德行
言折還者省文也○呂氏曰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
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
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
可以觀德行矣○參曰進退周旋說盡射之始終志正體
直又只就持弓挾矢時說可以言中不是已中了只是決
其必中也可觀德行○二子在素養工夫上看須要
摸寫樂于義理久于恭敬純熟光景出方是○章句曰此
一章言射儀首章言禮義者德行之文也未言德行者禮
義之本也外而禮義之文必本於內而德行之實斯威儀之盡善也

右明威儀之則註

凡二十

疏

京兆李氏曰愚謂敬畏之存于中者則謂之心

術之要形於外者則謂之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夫威儀者天命之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故謂之則則者法也○觀瀾三宅氏曰敬身之分二曰心術本也曰威儀外也而衣服飲食二者所以資於物而養於己又所當省察防範勿繇以至奢侈蕩佚也今李氏以心術為本而併威儀衣服飲食以為外誤矣則者謂人之起居動息皆有規則耳說為天命不易者亦太重了後世說經者動履此弊似深而淺似高還卑槩不足取而況於小學書好高其說豈為知道者也哉○定直按觀瀾說好李氏以存于其中為心術併威儀衣服飲食為外亦恐無妨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註冠音貫令去聲下同祺音其○冠筮日筮賓三加而三祝之始加用緇布冠令吉皆善也元首也元服謂冠也爾汝順從祺祥也介景皆大也棄幼

童之志而從成人之德斯疏章句曰此一章言冠○祝賓有壽考之祥而介大福矣冠為成德又曰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教繼公儀禮集說曰朱子曰順古與慎通用繼公謂棄爾幼志戒之也慎爾成德勉之也言先去幼志而後慎成德也○定直按順慎通用如易蒙象六三行不順是也然句讀解作從恐似穩妥再加曰慎三加曰成其言各有次序○註始加緇布冠家語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古冠布齊則緇之○筮日筮賓禮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元首也賈公彥疏曰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是元為首也又尚書云君為元首亦是元為首也○定直按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亦同

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註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

可象謂之儀淑善也眉壽老人以秀眉為壽徵也胡猶遐也敬威儀而善謹其德則眉壽萬年而永享遐福矣疏

三加

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

書無疆又天之慶註

善也咸猶盡也兄弟具在祝其無故

也黃謂髮白變黃者凍黎也老人面色如之皆壽徵也疆猶限也德既成則有無疆之壽而受天之福慶矣合璧曰又少頃加冠用爵弁○問一加再加言吉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朱子曰只是一時節行此

疏

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幘頭○儀禮集說曰歲之正謂當冠之年也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歲言正而月言令言吉則周禮冠無常月又可見矣○成厥德合璧曰成其成人之德○定直按三節德字一樣言冠者之德兄弟具在只是祝語以字含其相愛相資以成德器之意耳繼公謂厥者指兄弟能成兄弟之德則正身齊家之事也以此勉之恐涉鑿○馬氏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之成也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耆無疆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惟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示蒙句解云冠者禮服之始也故以此一章置於明衣服之制之首凡冠禮備成人之服責成人之德冠者服其服聞其戒而能成其禮則必得壽考而受福慶若服其服聞其戒而不能成者慢禮背教其罪不貳災必及其身當然之理也○標題饒氏曰此條祝辭當從叶韻服叶白福叶福慶叶匡朱子曰諸辭皆當下以古音讀之其韻乃叶○註爵弁書顧

命蔡傳曰雀弁赤色弁也○正義曰雀弁赤而微黑如雀頭也○方氏曰緇布者齊冠也皮弁者朝服也爵弁者祭服也齊所以潔已朝所以接人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於此○黃謂至變黃爾雅註黃髮髮落更生黃者疏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荀凍黎者賈疏曰云考凍黎者爾雅云耆老壽也此云考凍黎者以其面似凍黎之色故也○爾雅疏曰方言云燕岱之北鄙謂耆為黎郭彼註云黎面色似凍黎也孫炎曰耆面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

不純采註

純音準○冠飾衣緣皆曰純不純素樂也○不純素猶純素如隆○疏本註曰為其有喪象也王藻曰縞冠素純也衆子則否○疏既祥之冠也深衣具父母衣純以青○孔

疏曰縞冠者薄綃為之素純謂緣冠兩邊純素為凶也○藍田呂氏曰人子之服必盡乎孺子之飾者所以悅其親也故髻彼兩髦飾其首也衣純以續以青飾其身也冠衣純以素孤子之服非所以事親也○孤子當室本註曰雖

除喪不忘哀也當室適子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代親之端不為孤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定直按本註取鄭氏鄭註此文上有早喪親三字義愈分明○呂氏曰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此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者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者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畧矣○馬氏曰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子之於父○**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緌飾註**紺古暗其可以不加隆乎○**疏**論語鄉黨南軒張氏曰紺祭服緌練服不以飾別嫌也喪祭疑而重祭也○講述曰不為飾則不為服可知○翼註曰神人異道吉凶異室故皆當有別○註深青揚赤朱子曰揚浮也如今人鴉青○絳色云云練服吳氏程曰絳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而為之○朱子紅紫不以為褻

曰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緌為飾○朱子紅紫不以為褻

服註

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喪服私居服也

疏

朱子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驕五方之間色也○四書備考曰當時喪服或有下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集註曰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註近於

婦人之服喪者曰嫌其大艷耳
當暑紵絺綌必表而出之
紵音軫紵音答紵音逆切○朱子曰紵單也葛之精者紵音軫紵音答紵音逆切○朱子曰紵單也葛之精者紵音軫紵音答紵音逆切○朱子曰紵單也葛之精者

註

紵音軫紵音答紵音逆切○朱子曰紵單也葛之精者紵音軫紵音答紵音逆切○朱子曰紵單也葛之精者

去喪無所不佩註

去上聲○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疏

○覺軒蔡氏曰按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云云惟喪則否云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註玉不去身出玉藻○觸礪覺軒蔡氏曰觸貌如錐以象骨爲之礪礪也○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觸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

孔子無裘衣冠不以弔註

羔裘用黑羊皮爲之玄黑也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弔必

變服

所以哀死○此三疏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章皆記孔子衣服之制疏之於古故不以弔○慶源輔氏

曰誠於哀死

內外如一也○說約曲禮云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故知此等皆非泛論也○禮記曰量

子不裘不帛不屨絢註

屨音句絢音劬○絢屨頭飾不裘不帛不屨絢不盡飾也

皆以二其末

疏玉藻○本註曰裘帛溫傷壯氣也○長樂陳成人也疏氏曰爲其消陰氣也○嚴陵方氏曰不裘即

不衣裘裳是也

不帛即不帛襦袴也○孔子曰士志於道而

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註

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

趣之卑陋甚矣何

疏論語里仁存疑曰其心尚奮於外物於足與議於道哉

有義理也

恥引曰徇外者必忘內○真氏曰志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引曰徇外者必忘內○真氏曰志道者心存於

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又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或問志於道如何尚恥惡衣惡食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不濟事又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分犯義役心役志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章句曰此一章言人不可不恥惡衣惡食以終結之○京兆李氏曰此一章明不可過飾於衣服之末而忘其心德之重也○註識趣講述曰見之所及曰識意之所趨曰趣

右明衣服之制註

凡七

疏

京兆李氏曰先王之制衣服莫非性命之理衣服之

制乃可謂威儀故處下明威儀之次○黃氏曰衣身之章也輕而用之是輕其身也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註

飯去聲○食謂凡所食者飯則飯而已共食而

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則人將惡之○疏章句曰此一章言與人共飯之大器○孔氏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厭飲爲飽也○本註曰澤謂接也禮飯以手臨食接恐爲人穢○接音那接莎兩手相摩也見字書○孔氏曰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時接莎乃食恐爲人所穢也○呂氏曰摩手有汗澤人將惡之○註古之飯者以手困學紀聞曰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以手搏食豈若用匕筋乎○定直接後漢書倭國傳稱飲食以手此飲食以手爲異事然則漢時已用匕箸周人尚以手而已如吾邦未審昔人以手食否華書紀本邦之事者極多妄繆未可必遽信矣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歔註
音團上飯字去聲下飯字音反後同歔昌悅切○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爭飽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歔長歔飲無節也

疏
本註曰放飯大飯也流歔長歔也○呂氏曰食言放羹言流皆貪肆飲食而無容也○觀瀾三宅氏曰放飯謂以飯

縱肆吞嚼大失口容也非多食無節之謂呂氏之說好句讀誤本註大飯亦此意也如是看之正與流歎相應○陳祚曰流謂長吸而歎之如水之流也○孔氏曰開母咤食

母醫骨母及魚肉母投與狗骨母固獲註

吃母亞切醫魚列切○咤謂以

舌作聲反謂還之器中固獲謂必欲取之母咤食母醫骨皆嫌不謹也母反魚肉為己歷口人所穢也母投與狗骨慮其相噬也母疏孔氏曰魚肉與人同器已齧殘不可反固獲嫌貪食也疏還器中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置於所俎○定直按獨言魚肉而不言鳥獸肉者蓋以魚肉有骨故或遇其有骨反之也上下句皆以骨言之可觀但孔氏引少牢禮云尸所食餘肉皆別致於所俎則不必止氏曰魚味不可反則鳥獸味亦不可反明矣但魚味有骨上云勿齧則魚味之有骨者似可還器中故更禁云母反如此看之今按前說近是○章句曰母投與狗骨不敢賤飲食之餘且不謹也○三宅氏曰母投與狗骨唯是戒不

謹爾句讀慮相噬章句不賤飲食並鑿諸家說禮每履此失讀者察焉○陳氏曰求之堅曰固○參新曰固獲亦指

飲食○張子曰固獲謂飲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三宅氏曰母固獲言凡臨飲食勿為爭先力

取之也母揚飯飯黍母以箸註揚謂散其熱氣嫌欲食之狀也

孔氏曰飯熟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為貪快傷廉飯黍當用匕故少牢康人既匕註云匕所匕黍稷也母嚙

羹母絮羹母刺齒母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客歠醢

主人辭以羹註羹謂音塔絮音處刺音戚醢音海羹音巨

器調和之刺猶剔也歠謂詳味之母嚙羹宜以箸也母刺齒亦嫌不謹也母絮羹母歠醢皆惡貪味也客失禮而絮

羹主人則謝以貧竈乏味皆優賓之辭也疏母還羹章句以口就吞之則不雅○字彙曰嚙以口就食也○母絮羹本註曰絮猶調也謂加以鹽梅○孔氏曰絮謂就食器中

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惡也○母歡醢章句曰歡字書又云嘗也歡醢之歡當訓為嘗醢切肉為之○和以醢醬薑桂之屬若膏醢似嫌味之不備○本註曰亦嫌詳於味也醢肉醬也膏宜鹹歡者為其淡故也○呂氏曰醢之味厚非可歡而歡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饗○定直按歡字古註只作飲歡說為穩妥句讀為詳味之章句作嘗者恐不可從古註嫌詳於味語不是訓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歡字○註別字彙他歷切解骨也

母嚼炙註
需音如乾音干嚼初怪切炙音拓○濡溼也決各有宜也炙炙肉一食盡燂○疏古註曰軟則可以齒決○用○母嚼炙謂咀以漸食之○疏乾肉不齒決本註曰堅宜食之○曰嚼是貪食也○併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母放飯母流歎小飯而亟之數噍母為口容註
音母無飯音反亟音擊數音朔噍在笑切○君子三達尊之稱先飯者嘗食之意後已者勸食之意放飯流歎說見前章

小口而飯備噍噍也亟疾而噍備見問也○疏曲禮全經曰數噍噍之易至於弄口為容故又以為戒○先飯不抗禮後已不速尊也不放飯流歎則小飯而亟之食之節也數噍止食則非口容矣○章句曰後已不敢先畢而又不敢太遲○三宅氏曰曲禮全經諸說並誤句讀極當○小飯而亟之滙澤陳氏曰亟之謂速咽下○章句曰恐君子有問也亟之必數噍然數噍噍之易至於弄口為容故又以為戒○母嚼炙以上皆言與人共食此章侍食於君子總是對食之禮○廣平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在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麗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於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為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馬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註
嘗不致謙而養廉也○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食音似膾音檜○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

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疏

論語鄉黨註

鑿雲峯胡氏曰糲米一斗舂米

儀文○鼎正韻亦作牒緯切也說文薄切肉也○非謂必欲如是也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求如是欲也循理者無過求徇欲則無所不至矣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註

食饘之食音似饘於計切餲於賣切餲奴罪切飪而

其切○臭氣也朱子曰饘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疏

上魚肉言不待餲敗

但色味變亦不食也○緒言曰色惡臭惡據集註承魚肉言吳氏云廣言衆物二說不同○失飪未熟與過熟也○不時朱子曰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亦是

時○註五穀云云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

朱子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

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疏

朱子曰醬非

內則中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又曰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醯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雙峯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必有意義

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註

食音似量去聲○朱子曰食以穀為

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疏**北溪陳氏曰聞之老壽者云人得元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

肉勝穀食氣者養生理當然也○朱子曰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定直按蒙存並謂惟酒無量望人不為量也酒以為人合歡務要與人盡情惟在人飲量不同我為主為客人多飲我亦多飲故不為限量言駁之謂蒙存皆以主賓對飲為說飲亦自有獨酌時豈

必皆實主對飲乎倘我止能飲四五杯而人能飲百杯爲
主爲客而多飲不免於亂矣所謂無量者或有時少飲或
有時多飲幾杯隨其興會所至不預爲限量但不及亂耳
蓋蒙存依集註爲人合歡云爾主賓對飲須自隨人多少
然不是人飲百杯我亦飲百杯也緒言所駁過刻但其
言隨興會所至還佳○致堂胡氏曰亂則內昏其心志外
喪其威儀○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
不可使亂但使淡洽而已可也○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
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決洽而已爲限量此學者所當
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晉陶
侃飲酒爲限量宋邵康節飲酒不過三四甌○註以酒爲
人合歡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以醉爲第存疑曰
醉亦是內外淡洽而已不是酩酊狼籍也○慶源輔氏曰
人之飲量各不同故不預爲之量而以醉爲節雖以醉爲
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
沽酒市脯不食註朱子曰沽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節
不撤薑食註
或傷人精潔也
疏前漢書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
市皆買也

撤直列切○撤去也朱子曰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觀瀾三宅氏曰撤乃與雍徹
徹膳之徹同古人每食設薑所以殺腥去穢也此言孔子
不撤薑設而必食之也或以徹爲棄徹之徹如下蒙引強以
每必兩字說去大無意義○定直按觀瀾又云余嘗以前
說爲定近見東坡文集亦偶有此說或云論語翼註中亦
有如此解者然竊疑棄徹雍徹之徹原非二意觀瀾之說
恐近鑿且蒙引及諸家亦並云設之爲食味
之調和不是作每常而食其駁之亦過矣
不多食註朱
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此章記孔子飲食之節
疏古註曰不可過飽○講述曰
衷旨曰此一語可收上數十語把下聖人節飲食衛生之經
一句包盡○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
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食
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定直按以上諸說並泛
言不承薑一說就薑言具左葵峯黃氏曰若多食則辛溫
之過反使人氣失其平故不多食○弘景曰久服少志少

智傷心氣○醫學入門曰生薑今人但知胃藥而不知其
通心肺也氣通則一身之氣正而邪氣不能容故曰去穢
惡通神明後人因孔子不徹而每好食之其實多服少志
傷神氣故孔子不多食○定直按不多食朱註及古註並
泛說多從之者蓋泛說者凡飯羹酒肉菜蔬果蔬皆不多
食而薑亦在其中其意爲周徧就薑言者蓋上文曰不撤
之則嫌於其多故承之曰不多食其意更切又按朱子次
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賦子薑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
雪請論去穢功神明看朝徹題下註言本草云薑久食去
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非是朱子之言蓋據
聖人不撤故云爾然其辛辣之性豈所堪多食耶李挺所
論似尤有理東垣亦已有秋薑天人之說不可不慎也夫
雖以紫陽之大賢其知豈得徧於物耶且其於方技之學
想必不屑屑焉吾是以恐其論性味不如專門之得精矣
○觀闡三宅氏曰薑之不可多食藥性家固是矣然其說
本以撤爲棄撤之撤不知爲雍徹徹膳之徹故取以說論
語太不當矣今以爲雍徹之徹而看之則少薑之設何須
論食之多不多耶宜據集註而爲定○定直按薑之不可

多食雖設之爲食味之調和亦應有多寡之分數不但常
食之爲多且朱子已非本草多食傷神之說則原不以薑
多爲有害○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更可疑

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註

豕音矢遠去聲踐當作剪○故謂祭祀及賓客疏衷○
之禮庖宰殺之處厨烹飪之所身親也剪殺也疏衷○
此言君臣隨分各有愛物之禮○陳註天子膳用六牲則
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孔疏曰此經謂諸侯也無故
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嚴陵方
氏曰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
乃仁術也○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有故而殺禮也
遠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本註曰踐當爲翦聲之誤也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
身自爲之○註宰字彙云○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
烹也屠也調和膳羞之名

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

備酒禍也註

秦音患○秦養也獄訟益繁謂小人乘醉相侵以致獄訟滋多也士之酒禮惟行一獻百

拜言多也酒所以合歡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蓋通乎上下記特舉此以例其餘耳疏章句曰

造酒本為饗祀養賢而設非以作禍亂也然小人醉飽之後乘酒相侵以致獄訟滋多是酒之流弊也○一獻之禮

云云衷吉曰主惟一獻于賓賓惟一獻于主○長樂陳氏曰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

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為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酒罔非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絕之因為酒禮以節之

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嚴陵方氏曰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

見飲之少百拜以見儀之多○註養養也本註曰以穀食犬豕曰養○士之酒禮云云本註曰壹獻士飲酒之禮百

拜以喻多○孔疏曰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為

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也故鄭知壹獻為士饗禮所獻酒少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是意在恭

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又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長樂陳氏曰一獻之禮非士之

燕禮士之饗禮而已○通乎上下上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下言庶人也○舉此特舉士禮也○長樂陳氏曰士之饗

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

小以失大也註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大謂心志疏告子上○張

者人之所以生活也惟其專上飲食而忘其義理則可以鄙賤也○章句曰此一章言戒人勿貪飲食○合璧曰此

引孟子言飲食人每以口腹害心志所以可賤以終上文飲食有節之意

右明飲食之節註

凡六章

疏

京兆李氏曰人之飲食實心術威儀之所繫故又處

其次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四

